

父母的眼界真的决定孩子的眼界吗？

从清华物理系毕业后在家里蹲了三年。我还没崩溃，我妈先崩溃了，天天哭着问我：你是不是想要妈妈死？

没错，你那令人窒息的母爱，我一秒钟也不想再忍受了。

从王晓杰春风得意地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，到他彻底放弃求职，其实时间只有短短的一个月。然后他每天几乎连房门都不出，不见任何人，只在房间里打游戏。这样的日子过了三年，时间为他做了证明：「这个人废了。」

这个从小就优秀、懂事、出类拔萃的人，莫名其妙地废了。他专攻心理学的表姐说，这是他迟来的叛逆期。被压抑的叛逆期再卷土重来时，会比该来的年纪爆发得更激烈。

在所有人之中，最痛苦的可能是王晓杰的妈妈。无数个深夜，她被儿子的堕落压得彻底失眠，砸他的房门，哭喊着、尖叫着：「你是不是想要妈妈死？」

邻居们都习惯了这深夜的哀嚎。

但看起来毫无表情，从不答话，只坐着玩电脑游戏和躺着玩手机游戏的王晓杰知道：他比妈妈更痛苦。

在他玩游戏超过 12 个小时头痛欲裂的时候，在他队友都下线了只剩他自己的时候，在他无所事事、所有游戏任务都刷完了只能狂玩消消乐的时候，每分每秒，他都痛不欲生。内心深处，他还有成功的渴望。老同学们知道他的情况并发来问候时，他知道那里面包含着幸灾乐祸。他很难睡着，像妈妈一样失眠。那些夜晚，她扑到他的门上，时而厉声叫喊，时而痛苦倾诉，虽然那些语言就像尖刀，但王晓杰每个字都听着。他不需要捂起耳朵试图隔绝这些语言，因为这些语言早就刻到他的心里了。

王晓杰没有一分钱收入。搬离这个家是不可能的，他根本就不费事去想。他却想过去死。死算是给妈妈一个最好的交代吗？死能说清他心里的话吗？

但他知道，即便他自杀，妈妈也只会比现在幸福一些。

因此，他每天每天地活着。

认识蒋校长，是他表姐介绍的。

表姐在读心理学研究生，是一个优秀的女孩。原本王晓杰比她优秀得多。比如她全国数学竞赛只能得七十几名时，王晓杰却可以得到第三名。

这天，表姐来了，直接闯进他的房间，告诉她在她做论文的时候采访老教师，认识了蒋校长。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，想

开办一家「成人幼儿园」。她说：只要有一个学生，她就要把这个机构办起来。

不知为什么，光是听到这个名字，王晓杰的心就颤抖了。他放下了手机，颓然地听表姐说着。她说每个痛苦的大人都可以在那里变成孩子。从幼儿园的孩子开始，把自己的童年重新过一遍。

王晓杰的眼睛里逐渐有了光彩，他决定要去。想从妈妈那里争取到什么时，王晓杰习惯于说谎。从小太熟练，他编瞎话张口就来：「表姐的研究所招实习生，不给钱，还得交学费，但干得好有望留在研究所。」

妈妈听到王晓杰终于不再死宅，打算出去学习和工作了，甚至「以后还有可能在研究所里工作」，激动得痛哭了一场。但表姐却说：「本来问题就出在我姑姑身上，或早或晚都要面对这个问题的。」

「你不明白，现在坦白，我能去才怪。」

王晓杰「废了」之后，表姐跟他妈妈谈过很多次，但妈妈最讨厌谈这些。表姐说的道理再真情实意也没有用，妈妈只听到一个意思：你做错了。

王晓杰变成这样，绝对不会是她的错。他现在自甘堕落，都是他爸爸的遗传不好。她频频抱怨儿子遗传他爸才这么笨，丈夫在儿子中考前离家出走，她只当他死了。从此她一个寡母，更辛苦，更委屈，一个人想把儿子培养成才多不容易。可儿子就

是遗传不好又有什么办法？他已经大了，再也不能按着他的脖子把他压在书桌前了。

王晓杰第一天出家门时，她又像往常一样想开车送他去——就像那短短一个月的面试，妈妈开着车送他到处跑一样，也想他二十几年的人生中不管去哪里做什么都有妈妈「看守」似的，王晓杰断然拒绝。他使用了杀手锏：「你再送我我就不去上班了。」妈妈吓坏了，话也不敢再多说一句。

他和表姐商量了半天，表姐主张对他妈妈坦白地说要去哪里，做什么治疗，因为说到底她才是问题的根源。王晓杰更了解自己的妈妈，直说是绝对不可能的。争论良久，表姐退让了：不管怎么样，先行动起来走出在这个困境再说吧。

就这样，王晓杰成为了「成人幼儿园」的第一个小朋友。

第二个小朋友是一个做自由职业的女孩子。她就喜欢公主娃娃，总是抱着娃娃用电脑写东西，从不跟王晓杰和说话。这样的环境让王晓杰觉得特别舒服，他从来也没有过朋友。后来来的小朋友越来越多了，王晓杰没有对他们主动说过话，当然也没有人跟他做朋友。每天放学回到家，他都对自己的妈妈胡说八道，把自己「在研究所做实习生」的故事编的十分完整。也许对普通人来说，这样过日子简直要精神分裂，但王晓杰并不怕。他这一辈子都是这么过来的。

直到有一天，幼儿园来了一个看上去很柔弱的女「小朋友」。她一进入教室就吸引了王晓杰的注意。当她走到王晓杰最喜欢的「过家家区域」时，他看到她在那里面是最自在的。她做

「家务」的时候特别熟练，抱起娃娃又特别温柔，更重要的是，她看起来比现在的王晓杰更紧张和害怕。

胆怯的人总会害怕开朗强悍的人，但遇到比自己还弱的人时，反而拥有了勇气。王晓杰对许苑说：「我能和你一起玩吗？」从此之后，许苑成了王晓杰这辈子第一个朋友。

他思考着，自己究竟喜欢许苑哪里。她是一个全职妈妈，和自己的妈妈一样。她对待自己的女儿非常严厉，也跟自己的妈妈一样。唯一的不同是，她知道自己错了，来到这里，在改了。一天，晓杰对许苑说：「孩子尿裤子啦！」许苑跑来把娃娃抱起来哄着：「宝宝不害怕，尿裤子没关系的！」

突然，她从小朋友的游戏里跳脱出来，说：「我的元元小时候尿裤子，我每次都把她大骂一顿，不明白她为什么连尿尿都不会。」

「你后悔吗？」晓杰问。

「后悔得不得了，恨不得时光倒转，能去抱抱我的小元元。」

王晓杰仿佛看到了 20 年前自己的妈妈，正在努力地学习和改正，渴望成为一个温柔的全新的妈妈。

这一天回到家，他对妈妈说：「你记不得，我小时候总尿裤子？」

「怎么不记得？」妈妈反而很惊讶王晓杰还能记起那么久以前的事情。「为了训练你用马桶，我把尺子都打断了。裤子都尿

湿了，又得洗，我一天有多累你知道吗？」

王晓杰已经二十多年没有再尿过裤子了，可他还是感觉到，妈妈现在很生气。「原来你不是为我好，你只是不想洗裤子。因为得洗裤子所以打我，连尺子都打断了。」

王晓杰面无表情地说。

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这些年我为你付出了多少，我连班都不能上，连场电影也不能看，就为了陪着你学习考试，不都是为了你吗？」

「没有人要求你这样做。」王晓杰面无表情地说。

「你……你现在真是变得一点儿良心也没有。那时我们单位组织去海边玩儿，全去了，只有我在家监督你复习。你知道别人是怎么说的吗？说我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！」

「我当然记得。」王晓杰冷笑了一下：「因为你没有去，每天都在用这个来说我。那次我明明考得挺不错的，你却比什么时候都不满意，因为我没对得起你的牺牲。」

「本来就是，付出才有回报！我付出了，没得到回报，不应该生气吗？」

「什么样的回报才算合适？我已经如你所愿考上清华了，你觉得够了吗？没有吧。你对我说，少得意了，在清华拿个年级第一再回来说话吧。」

「严格要求有什么错？你考上清华不是应该的吗？再也没有像我这样对孩子上心的妈妈了，你考上清华又有什么了不起？失业三年，自甘堕落，你就是这样报答我的！」一提起这三年，妈妈又擦起了眼泪。

又来了。王晓杰面无表情地想。每当妈妈一不高兴就要提起他这辈子的各种「不乖」，简直是「如数家珍」。现在当然又添了一条，「让人笑话她三年」。

算了，何苦再听这些呢？王晓杰又回屋锁上了门。

一锁上房门，他就仿佛回到了绝望的、但却怀抱着奇怪的希望的三年。这个房间就是他的洞穴，他就像某种被追赶了一生的野兽似的，躲在这里。虽然寒冬要来了，总要找些吃得，但饿死也比出去被吃掉的好。

就在这个绝望的时刻，许苑来电话了。

「你干嘛呢？」

简单的一句朋友间的问候，使王晓杰从绝望中复活了。许苑问他：「吃饭了吗？出来玩会儿不？我闺女今天去朋友家住啦。」

许苑说想去蹦床馆，看着孩子们在里面玩得特别开心，她也想玩。但需要一个人跟她一起去，给她壮胆。两个人一起去了蹦床馆。王晓杰坐在蹦床馆的角落里，看着许苑在里面尽情地跳着，也跟着开心起来，站起来加入了许苑的疯癫。整整跳满一

个小时，王晓杰想：跟朋友在一起太快乐了。如果以后再也不会孤单一人该有多好。

「你有什么打算？」跳完了，两个神清气爽的大人跑去吃冻酸奶：「要不要再找个男朋友？」

「找男朋友干嘛？我从来没这么好过。」许苑笑呵呵地说。

「不管你找不着男朋友，我都当你的好朋友，行吗？」

「当然啦。你是我最好的朋友。」许苑笑得很甜，是小朋友的那种甜。

「那你愿不愿意听听我小时候的事情？」

每一个进入成人幼儿园的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和问题。王晓杰看起来是一个整洁英俊、聪明平稳的 25 岁的年轻人，他应该正在人生最好最好的时候。应该工作，应该恋爱，应该有许许多多朋友。他都没有。

「我妈妈怀孕的时候读了一本书，书上说如果没有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人类的精英，就算是不称职的父母。我三岁学认字，四岁学英语，刚进小学那年，读的书都是世界名著。从小参加各种奥数比赛、英语比赛、演讲比赛，不拿第一没脸见人。我还从小就打冰球，看不出来吧。」

「看不出来。」许苑笑着说，他的身体太瘦弱了：「冰球是我无论怎么努力也打不好的。我非常讨厌冰球，讨厌体育竞技。但我妈妈说，男孩子必须得学这些。」

「我高考考了我们的理科状元，大学读的是清华物理系。考上大学之后，我妈把老家的房子和店面全卖了，举家搬到北京来，陪着我在北京读大学。大学时学校里厉害人太多，我妈妈让我去做学生会会长。」王晓杰笑着摊手：「怎么可能？」

「老天爷，你也太厉害了！——就算没当上学生会会长，你也太厉害了~」

王晓杰对许苑的称赞不置可否：「毕业之后我去面试了几次，其中有一个公司是我特别喜欢的，就是去做母婴杂志的销售。那本杂志我很喜欢，每一篇小文章都很温暖，也很温柔。我想那些人一定也都是善良的人。然后你猜怎么着？」

「妈妈不同意吧~~~~」用脚指头也能猜得到。

「我一下子觉得活着没什么意思。工作又怎样？结婚又怎样？再生一个小孩，又会像我一样活着。」

「……我看过一些成功人士的访谈，他们的父母也是非常非常严厉来着，然后他们功成名就时会很感激他们的父母，会觉得小时候受的这些苦都值得了。」

「这些东西，我妈从小就翻来覆去地给我看。她反复对我说你以后就会感谢我。后来我也在想，那些人为什么看上去那么好呢？为什么只有我这么惨呢？」

王晓杰不说话了，他盯着桌子思考，许苑也不说话了，静静地等着他。

「大概是因为，我不是他们，没有经历过他们的人生。我看不到他们在失败的时候有没有听过一句没关系，在成功的时候有没有听过一句你真棒，他们有没有在发烧的时候得到过一个亲吻，有没有在想要一个朋友的时候听到过妈妈的鼓励。」

这番话说得极为伤心，王晓杰的表情却格外冷漠。当他抬头看许苑的时候，看到她眼眶里满是眼泪。

突然一个念头闯进了王晓杰的脑袋。如果许苑是自己小孩的妈妈，她一定不会让孩子这样活着了。

王晓杰一辈子都在学习。考试、比赛、拿第一。连朋友都没有交过，更不要提女朋友了。待在房间里的三年，他终于有机会读一读关于爱情的故事，谁知却看不太懂。为什么看到一个女人就会心跳，就会紧张？为什么总想跟另一个人在一起？更奇怪的是，为什么会那么痛苦？

跟许苑在一起一点儿也不痛苦。王晓杰问自己：我有没有爱上许苑？如果爱上许苑，怎么才能跟她开始恋爱？

这样的念头刚一动，妈妈似乎有感应似的。第二天放学回家时，妈妈问他研究所里有没有不错的女孩。

「有。」王晓杰坦然地回答。

「条件好不好？什么出身？」

「我不知道，我就觉得她不错。」

「你去问问。哎，那她长得好看吗？皮肤好不好，个子高不高？」

……这些王晓杰还真没注意过。他脱口而出：「大概不错吧，她女儿长得就挺白净的。」

「女儿？！」

「是啊，跟前夫生的女儿。」

「离过婚的女人？多大岁数？」妈妈口中的女孩转眼就变成了「女人」。

「怎么了？如果是这样的人，我想跟她结婚不行吗？」王晓杰已经知道不行了。他下意识地梗起了脖子。

「你疯了？妈妈从小就教你，要离不三不四的人远一点。你怎么一点小事都听不懂啊！」

王晓杰突然想起小时候有过一个很好的朋友。她是一个小野孩儿，特会爬树。在幼儿园里老师看不见她就爬到树上去了。王晓杰特别喜欢跟她一起玩，可没有玩几天，妈妈就找了老师，又找了女孩子的家长，说「这样的孩子没家教，离我们儿子远一点。」对方的家长很快就带着孩子移民了。

后来她还质问过他为什么在冰球队里连一个朋友都没有交到。那时王晓杰不敢冷笑，可心里早已冷笑了十遍。冰球队里那些「品」学兼优的小伙子是怎么嘲笑他、排挤他的，哪怕对妈妈说出来，她也一定会觉得是他有问题。

终于轮到许苑了，终于轮到 25 年后他唯一的朋友了。王晓杰突然觉得很害怕。妈妈的疯狂只有他最了解，去找许苑说什么「你这样不三不四的女人离我儿子远一点」这样的事情，她绝对做得出来。

王晓杰很后悔，问有没有好的女孩儿，直接说全是男的有什么不好？

接下来，就是十一长假。结束了三年的死宅生活，这是王晓杰「复出」的高光时刻，他虽然一万个不愿意，但太怕麻烦，只能跟着父母到处去串亲戚。怕什么来什么，姥姥家的亲戚齐聚一堂时，妈妈立马扯住表姐问：「他们研究所有一个离婚带孩子的女的勾搭晓杰，怎么回事？」

王晓杰差点疯了，但表姐扯住了冲过来的他。她紧紧握住王晓杰的手腕，仿佛让他冷静，又仿佛要让他做好准备。

「姑姑，我跟您说实话吧，王晓杰不是去研究所做实习生，而是去一个心理治疗机构做治疗。」

……表姐这一招真是不负责任，但很奇怪，大概因为此刻王晓杰太愤怒了。他倒不觉得有什么不好，最好把妈妈也气得半死。

「什么……晓杰有什么心理问题？」

王晓杰直勾勾地盯着妈妈说：「原生家庭带来的心理问题。」

妈妈花了一阵子才反应过来，她的眼珠马上就红了。「原生家庭什么问题？咱们家确实经济上很普通，但有的那点钱都拿来培养你了。我还没有说你的问题，你倒说起我们来了？我们差你什么了？差你肉吃了？差你衣裳穿了？」

「差我爱，差我尊重，差我一个道歉。」王晓杰的眼睛也变得血红了。他胸中翻涌着剧烈的痛苦和怒火，正拼命克制着自己不要崩溃。

「这……这就是你治疗的结果？你去的是什么臭骗子治疗机构？哦，我明白了。什么治疗机构，其实只有一个离婚女人吧？」

「她不是离婚女人，她是一个很好的人，是我唯一的朋友。是你从我人生中夺走所有的朋友之后，唯一剩下来的朋友。对，这就是我的治疗结果，因为我终于可以把这些话对你说了。」

房内亲戚挺多，听了他们的争吵，纷纷安静侧目过来。妈妈的眼泪如瀑布般奔涌：「我白养你了。我这辈子只为了你，盼着你长大成人感激我回报我，怎么就落到你指着我的鼻子骂的这一天？」她悲痛欲绝，哀哭着跌坐在沙发上：「你这是怪小时候妈妈对太严厉？可怜天下父母心呐，晓杰，我的儿子！你小时候多听话多努力啊，你生病了直发抖还要做题，你以为妈妈不伤心吗？妈妈比你还难受！比你还痛苦！可妈妈为什么要你坚持努力，你真的不明白吗？」

「你比我还难受？确定吗？我高烧了一个星期，腰酸得根本起不来床，你逼着我坐在那里刷题，就因为学校怕我传染别的孩

子不让我去上学，你怕我落下课。你冷吗？你身体剧痛吗？你绝望吗？你想着我唯一的妈妈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吗？有人辱骂你吗？有人在你头疼得快要看不到时候还在打你的脖子吗？我当然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，因为你有强迫症！你不能忍受我一丝一毫地忤逆你，该上学就得去上学，不然你就受不了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那一次我病得昏倒了，爸爸把我背到医院去，因为这件事你骂了我十几年。说我给你添麻烦，说我不争气，难道你不欠我一句道歉吗？」

王晓杰浑身发抖，眼眶仿佛有火在熊熊燃烧。妈妈坐在那里泪如泉涌，王晓杰却一滴眼泪也哭不出来。

「晓杰，晓杰，这是怎么啦？」开口的是王晓杰的姥姥。她今年已经七十岁了，身体也不大好。「你怎么这样对你妈妈嚷嚷？我们晓杰不是最乖的孩子吗？」

「真是，我说这么多年没见这孩子他怎么变成这样了！」舅妈也在一边搭茬。

「晓杰呀，你就是你妈妈的命啊！可不能这样，看妈妈多伤心啊！」姥姥越是这样说，妈妈越是在一边哭得肝肠寸断。

「跟你们有什么关系……」表姐很无奈，拦又拦不住。她看到王晓杰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妈妈，他说：「又开始了，真是唱作俱佳啊。连我少吃一口菜你也要当着别人的面哭一场，让别人来训我。」

「太不像话了，妈妈这么伤心你的心是铁做的啊？还不赶紧道歉？」姥姥气得发了火，用手来扯他。

「我妈为什么不道歉？为什么还要我道歉？从小到大我到底干什么罪大恶极的事了，总要道歉？」他转身逼问姥姥，姥姥一把抓紧衣襟，气得脸色发白。

「胡闹！！你要把你姥姥气死？！」舅舅也冲上来吼。

「别这样晓杰，好好跟姑姑谈……」表姐也有点慌了。

「妈妈，」王晓杰不再关注旁人，他眼里只有哭成一团的妈妈：「我也想好好地跟你谈谈。但你得讲道理。在你讲道理之前，我不准备再回家了。」

王晓杰一个人离开了姥姥家。怀着满腔的愤怒疾步走了两公里才清醒过来，说了不能再回家，可是去哪里呢？他全部家当都在家里，自己分文没有，朋友只有一个。

是啊，我还有一个朋友呢。

他给许苑打电话。虽然手还在抖，却装作轻松的样子说：「你干嘛呢？」

他问许苑能不能在她家暂住一天。王晓杰不谙世事，不明白自己的要求太过分了，没想到许苑断然拒绝了：「确实不方便呀！」

正在气头上的王晓杰觉得受到了很大的伤害。他气呼呼地说：「行，那你以后也不是我的朋友了！」

他高高的个子，却像个被妈妈抛弃、又跟最好的朋友吵架的孩子一样站在路边哭了起来。哭完了，还是没有人来抱抱他、安

慰他、领他回家。擦擦眼泪，他还是得找地方住。世界这么大，他能去的地方却只剩下一处了。

「蒋校长，我能不能在幼儿园住一晚上啊？」

「幼儿园没有床，你来我家吧。」蒋校长说。

看到蒋校长做的面条时王晓杰才发现自己饿得不行了。光顾着吵架，连饭也没吃。蒋校长跟他一起吃，吃得喜气洋洋。「你终于从家里出来了，我真高兴。」

「值得高兴吗？」王晓杰本来非常不安，就像挣脱了捆绑多年的绳索，自由却无力。听蒋校长这么说，他突然安下心来。

「这是一步特别关键，你走出来了以后会越来越好的！」

「谢谢您收留我。」

「我以前经常收留学生。还有被家里爸爸家暴，娘俩我一起收留。」

「大善人呐。」王晓杰很敬佩。他又想起许苑，冷酷无情，落井下石，见死不救。想起她，表情又阴郁下来：「对了蒋校长，我以后跟许苑不是朋友了。」

「发生啥事了？」

「本来我想去她家借宿一晚上，但她把我拒绝了。」

听到这句话，蒋校长竟然又开心地笑了。王晓杰不知道她是在开心许苑的进步，有点受伤：「您笑什么啊？」

「你们俩那么要好，你比我了解她。没事，好朋友没有不闹别扭的，你需要的是时间。」

这天王晓杰睡在校长家的客房里。客房布置得特别舒服，他想起这里可能住过很多很多人。他们都跟自己一样，在最走投无路的时候得到了这张床。王晓杰特别累，躺在那里又好像被温柔地手捧着，可他却睡不着。

他想着许苑：好朋友真的没有不闹别扭的吗？闹别扭很正常，没关系，会好的吗？

他也想着妈妈。大怒时对妈妈说的那些话，是不是太过分了。妈妈会不会真的很伤心，她一定一个人在家里哭吧？她能挺过来吗？

第二天，王晓杰在学校看到许苑，马上说：「你别过来，我不跟你玩。」

剑拔弩张，两个人不失时机地大吵了一架。吵完了都气哼哼地找角落躲着，可说实在的，王晓杰已经不生气了。他想明白许苑为什么拒绝了他。他俩一起玩过家家的时候，不是一起对付过晚上跑来的假想敌吗？他当然应该明白一个女人带着小孩子，晚上是要锁好房门，特别注意安全的呀。

「给你一个苹果派。」他对许苑说，「我给你做的。」

王晓杰不知道的是，他妈妈没有自己呆着，表姐一直陪着她。一方面怕她想不开，一方面也怕她闹事。但表姐自己还得去上班，于是王晓杰的妈妈花了一天半，终于挖掘出了幼儿园的地址。

蒋校长从事幼教一辈子，见过的闹上门来的家长数不胜数，但这么大年龄的家长还是头一回。当然她也不怕，年龄再大，她还是她教的孩子的妈妈。

「你就是那个离了婚的女人？！」王晓杰的妈妈震怒地对着一脸褶子的蒋校长说。

「……我确实是离过婚……」蒋校长纳闷地摸了摸花白的头发。

「你……你比我岁数还大吧？你要不要脸？？？」

王晓杰听到熟悉的咆哮声，冲出教室，惨白着脸扯住妈妈的手：「走走走，我跟你走，咱们出去说。」

「离了婚能是什么好人，好好的儿子被你败坏得离家出走，我去警察局告你！不检点！」她在儿子手里挣扎，扭着脑袋尖叫。

妈妈不是没受过教育的泼妇，但她在为了儿子出来吵架的时候，总是这个不知王法和礼貌为何物的混蛋模样。就像她跑去别人的家长那里说「你家孩子没家教，离我儿子远点」似的。

如此蛮横无理的尖叫声，教室里一定人人都听见了。许苑跑出来，一头雾水地说：「我听您说离婚的女人，可能是我……」

王晓杰的妈妈定睛一看，眼前的女人年纪轻得多，长得也白净，看来是这个。「你是干嘛的？！我儿子是不是上你家同居去了？」

「啊，他其实还是在我家住……」蒋校长尴尬地举起手说。

「你们……你们……」以她贫瘠的想象力，实在搞不清楚这里是什么关系，竟然骂不出什么话来了。教室里的「小朋友们」全都露出脑袋看，连常年坐着写稿子的女孩也抱着娃娃出来了。

「你们又是谁？！」

「表姐不是跟你说我在做心理治疗吗？！他们都是来做治疗的。」

教室里的大伙都面露难色地向王晓杰的妈妈打了招呼。

她使用愤恨不屑的表情对着大家撇了嘴，想看出这些人到底都是什么神经错乱的牛鬼蛇神，可他们老老少少，无一不是正经整洁的人。

「这就是你姐说的治疗机构？专门大家坐着说自己父母坏话的？都是没良心的，你们的爸妈——」她指着团成一团的大伙儿骂道：「都不容易！生了你们这些不知好歹的东西！」

「请你停止攻击大家，」蒋校长终于怒了：「要是想了解情况，跟我到会议室来。」

大伙都第一次见到蒋校长发火。她没有像王晓杰的妈妈似的口出恶言，声音都没有提高，但她周身熊熊燃烧着不可侵犯的怒火。

王晓杰的妈妈狠狠滴瞪了王晓杰和许苑一眼，跟着蒋校长进了屋。

「别偷听了……」幼儿园里的会议室经过特殊处理，里面讲话外面连一点点声音也听不到，许苑就这样对趴在门缝上的王晓杰说。

「我妈可不可怕？」

「可怕，可怕。」许苑忙不迭地点头。

「她为什么要来找离了婚的女人？」

「我骗她说我在研究所里实习，她问我有没有不错的女孩儿，我就把你给说了。」

「我不错？真的嘛？」许苑还挺高兴，没听出这话题原本是奔着找对象去的。

「当然了，你又温柔又聪明，又能干，还会对别人好，你对孩子也特别好。」

「真的？真的？」自从许苑进入幼儿园，发生了那么多事。离婚、前夫也来到幼儿园、一点一点地改变对待孩子的方式，这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明明表白地夸她「对孩子特别好」。她感动得有点想哭。

「哇，原来夸你你会这么高兴。」王晓杰说：「可是我妈听完我夸你就觉得你不三不四，我来这里是被你勾引来的，所以想来抓你。」

「勾引？阿姨还以为咱们俩在谈恋爱吗？」

「她是这么以为的。其实我也想过，如果你能当我女朋友，咱们一定会过得很开心。」

人生的第一次表白，王晓杰毫不犹豫地说出口。又放松又随意，就像一个玩游戏的建议。许苑听了哈哈直笑：「那可不行，咱们不是朋友嘛。」

王晓杰听她这样说，突然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。

他虽然不知道爱是什么模样，但他此刻心里却很清楚：对许苑的喜爱，跟爱情没有关系。她只是他珍贵的朋友罢了。

「我就怕她找你闹，因为她觉得你是我的坏朋友。」王晓杰真诚地说。

「没事儿，我不怕。我陪你在这里等着。」

等了好一阵子，蒋校长打开门对王晓杰说：「进来跟妈妈谈谈吧。」

妈妈看到王晓杰关上房门，脖子立刻变得紧绷，眼眶却通红。王晓杰知道，现在只剩下他们俩了。妈妈不再表演，这是她真实的模样。

「从前有一个妈妈，她溺爱自己的孩子。孩子小时候偷针线她不管，长大了偷了钱财，要被处死。他说妈妈你再抱抱我吧，就在拥抱的时候一口就把妈妈的肉咬下来一大块。你知道为什么嘛？」

「这个故事，我听了得有一千遍了，妈妈。」王晓杰冷静地说。

「你小时候，如果我由着你玩，随便宠你，你现在一事无成，一定会埋怨我。我严格要求，才把你送进清华，你应该感激我。王晓杰，你应该感激我！！」

「我不想感激你，妈妈。」他轻声说：「我只想爱你。」

妈妈愣住了。

「我想从你那里学会爱，我想看到你拥抱我，接纳我。也想看到你爱我的朋友，爱我的爸爸。这样我也能学会爱别人，爱一个心爱的女孩儿，爱我们的家，爱你。」

妈妈的脖子软了下来，她呆呆地看着眼前这个平静的儿子——那天他激动又生气地控诉了那么多，她什么也不服。可现在他这样轻声细语地说着的话，她却仿佛听进去了。

「妈妈，你知道吗？我说你不接纳我，其实你也从来没有接纳过你自己。你觉得自己不够好吗？所以你为了让我变得更好、更成功，对我做得一切都只是在表演和扣帽子。我尿了裤子，给你添了麻烦，你大可以告诉我你很累。可你却对我说我是一个无能的孩子，不争气，没本事。表姐告诉你，我的心理出现了问题，你对我的教育是错的，其实你心里很害怕吧？觉得害怕是没关系的妈妈。做错了也没关系的。就像现在，你大可以告诉我：我离开了家，你会想我，担心我究竟在外面遇到了什么样的人，而不是讽刺我被带坏，没良心。」

妈妈怔怔地看着儿子在问：「我离开家两天了，你想我吗，妈妈？」

她终于落下了眼泪。是真实的心酸，真实的眼泪，也是真实的委屈。她第一次听到有人对她说：「觉得害怕没关系，做错了事也没关系」，而这话却是从被她打骂、从不体量、没有夸奖过一次，更不要说什么没关系的儿子口中说出来的。

她突然觉得，伴随了自己太多年的焦虑和不安，有了一个安放的位置。

「我生了一个好儿子。」

这是她这辈子第一次真心实意地说出这句话。这句话，使坐在对面的王晓杰哭成了泪人。

（连载专栏，[点击链接](#)查看更多《成人幼儿园》的故事）

